

高校哲学社会
科学成果文库

GAOXIAO ZHIXUE SHEHUI
KEXUE CHENGGUO WENKU
LIBRARY COLLECTION

唐科◎著

自由与权威

——二战后美国右派运动张力研究

Liberty and Authority

光明日报出版社

013032030

D771.25

11

唐科◎著

自由与权威

——二战后美国右派运动张力研究

Liberty and Authority



D771.25

11

光明日报出版社



北航

C1639181

013035083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自由与权威：二战后美国右派运动张力研究 / 唐科
著. --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 4

ISBN 978 - 7 - 5112 - 4344 - 7

I. ①自… II. ①唐… III. ①右派—政治运动—研究—美国 IV. ①D771.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65757 号

自由与权威：二战后美国右派运动张力研究

著 者：唐 科

出版人：朱 庆

终 审 人：孙献涛

责任编辑：钟祥瑜

责任校对：张明明

封面设计：中联学林

责任印制：曹 诤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100062

电 话：010 - 67078248 (咨询)，67078870 (发行)，67078235 (邮购)

传 真：010 - 67078227，67078255

网 址：<http://book.gmw.cn>

E - mail：gmchs@gmw.cn zhongxiangyu@gmw.cn

法律顾问：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710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221 千字

印 张：14

版 次：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112 - 4344 - 7

定 价：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在美国现代政治中，右派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是，美国右派是由众多的派别组成的，相互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人们对右派内部这种的复杂性的研究显得颇为不够。本书以美国右派中的两个最主要的派别——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这两个派别间的合作和冲突，揭示出美国右派，特别是保守主义中，自由和权威间的张力。

虽然本书的研究对象是美国右派，但更多探讨的是保守主义而非自由至上主义。本书认为，保守主义是以维护权威为核心的思想学说，但许多保守主义者又声称自己的学说能充分地捍卫自由。保守主义学者尽了极大努力来证明这一点，这些努力充分地表现出保守主义面对自由与权威冲突的两难处境。保守主义难以独立地解决自由与权威间的冲突，因此它不得不在各个历史阶段都引入自由至上主义的助力。

本书分为六个部分：

在绪论部分，作者整理了对美国右派的研究状况，指出目前对美国右派的研究有两种倾向：一是将“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截然分开，二是认为两者本质上是属于一个阵营的。两种观点看似截然不同，但都忽略了美国右派内部张力的复杂性。

第一章是对美国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起源和联合过程的介绍，这两个派别都产生于二战前，并且从那时起两派之间的关系就确立了基本特征：既相去甚远，又有着复杂而微妙的联系。二战结束后到50年代，两派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国际共产主义和美国国内的凯恩斯主义，开始联合起来。

第二章是对两个派别张力的理论分析，包括自由观、社群观、财产观、理性观、历史观等几个方面的差异，其中自由观的差异是两派别差异的核心。

本章不但分析了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之间的张力，还分析了保守主义内自由和权威的张力。

第三章介绍了两个派别在60年代末的激烈争论和冲突，这一冲突是在美国这一时期社会大动荡的背景下发生的。这部分内容表明两个派别尽管能暂时组成联盟，但两派的分歧则是本质性的。

第四章介绍了1970年后美国右派内自由与权威张力的新情况。这一时期，两个派别不再试图组成一个紧密的联盟，这一时期形成的“新保守主义”者试图在排斥自由至上主义的前提下协调“权威”和“自由”，新世纪的“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些新的探索，而这些努力又为我们研究自由与权威间的张力提供了新的资源。

在本书的结论部分，作者认为本书所研究的课题揭示了美国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所处历史环境的变动及其它们做出的复杂反应，这对我们理解美国的思想史、政治和社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 录

CONTENTS

绪 论	1
一、“保守主义”和“右派”	/ 1
二、研究状况	/ 5
三、本书的研究思路	/ 20
第一章 “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的起源与联合	25
第一节 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的起源	/ 25
第二节 战后初期两派的活动	/ 30
第三节 两派的联合	/ 36
第二章 对美国右派内部张力的理论分析	53
第一节 两派自由观的差异	/ 55
第二节 两派社群观的差异	/ 87
第三节 两派财产观与经济观的差异	/ 96
第四节 两派理性观的差异	/ 109
第五节 两派历史观念的差异	/ 116
第六节 保守主义内部的传统——超验价值之争	/ 135
第七节 综论：概念与实质的分野	/ 141

第三章 两派在 60 年代末期的剧烈冲突	143
第一节 “美国青年争取自由”协会的分裂	/ 143
第二节 围绕《全国评论》的论争和“联合论”的瓦解	/ 156
第四章 从里根到小布什:自由—权威之争的延续	173
第一节 “新保守主义”与自由—权威之争	/ 173
第二节 “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中的自由—权威之争	/ 196
结 论	205
参考文献	210

绪 论

一、“保守主义”和“右派”

本书以“右派”作为标题，可能会引起许多读者的质疑。对当代西方“右派”运动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在现代西方政治发展史中，“右派”是与“保守主义”这个概念紧密联系的，在不少著作中，人们把二者完全等同起来，而且，保守主义这个词在著作中出现的频率比“右派”高得多，那么为什么本书不用“保守主义”这个词作为标题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笔者首先要说明的是，本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美国现代政治史上起重要作用的两种思想形态：即主张在道德和文化领域维护传统、美德和权威的“传统保守主义”（Traditionist Conservatism）和主张个人自由、发挥自由市场作用的“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①）。虽然很多学者将这两个派别都归入“保守主义”阵营，而自由至上主义也因此常常被冠以“自由至上保守主义”之名，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主要是自由至上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如哈耶克、弗里德曼、拉塞尔·柯克等人）否认自由至上主义属于保守主义。

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将是本书在正文中详细探讨的话题。这里只需说明：正因为对自由至上主义是否属于保守主义存在着极大争议（而本文的结论也是自由至上主义不应划入保守主义范畴），因此就不能用“保守主义”一

^① 这个词国内多译为“自由意志论”，但笔者认为译为“自由至上论”更能体现出这个词的含义。

词来指称本书的研究对象。^①

但是，本书所研究的两种思想形态又必须有一个统一的称谓。这不仅是为了行文方便的需要，而且是因为在美国政治史上，两个派别结下了不解之缘。尤其是二战结束以来，两个派别都将共产主义和凯恩斯式的新自由主义视为敌人，一些重要的政坛人物，也力图将这两个思想观点相去甚远的派别团结为一个阵营。将两个派别合二为一的最典型的实践就是 20 世纪 80 年代里根政府在内政外交方面的种种措施，不管这些措施的实际效果如何，主观上都体现了里根政府想将两个派别统一到政治实践中的努力。因此，就必须有一个词来指称“传统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的结合体，这包含着对一种历史事实的认可和尊重。在这种情况下，“右派”一词就自然而然地浮出水面了。

那么，右派这个词用于指称本书所指的研究对象有什么合理性呢？与“保守主义”相比，右派是一种“派别”的概念，着重于从组织和政治实践的方面去规定事物的属性，这就恰好满足了本书的需要，因为“传统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从思想观点上相去甚远，用“保守主义”一词概括它们实属牵强。但在政治实践中，这两个派别却是形影不离的，“右派”这个词正好恰如其分地体现了他们在组织和实践上的这种统一性。说哈耶克是“保守主义者”会有很多人反对，但说哈耶克属于“右派”阵营就不太容易提出反对的理由了。并且，使用右派一词还有一个理由：我们可以把二战以后传统保守主义与自由至上主义的共同敌人：凯恩斯新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统称为“左派”，与此相对应，将自由至上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统称为“右派”也就有其合理性了。

当然，“右派”这个词并不是一个有严格定义的概念，本书的研究对象也没有包括人们所指的所有“右派”。“右派”这个概念所涵盖的范围是很庞杂的，而且，在历史上这个概念的含意的变化也是很大的。罗杰·艾特维尔在《作为一种“思想类型”的右派》一文中就根据各种右派所持主张和所处的历史时期的不同，将右派分为反动右派（The Reactionary Right）、温和右派

^① 因此，在本书中，只要是表述笔者自身的观点，所说的“保守主义”即等同于“传统保守主义”。但如果是引述其他学者的观点时，所说的“保守主义”常常是指传统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的结合体。读者应在阅读时引起注意。

(The Moderate Right)、激进右派(The Radical Right)、极右派(The Extreme Right)和新右派(The New Right)等五类。这五类“右派”中,前两种出现得较早,反动右派的核心是主张恢复一种强有力的权威(包括国家权威与宗教权威),它起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对法国大革命的谴责,代表人物是著名的德·梅斯特(de Maistre)和伯纳德(Bonald)。温和右派同样起源于对法国革命的批评和反思,也强调权威的重要性,但与反动右派不同的是,它所主张的权威更多来源于传统、习俗、成见而非国家的权力,埃德蒙·柏克是其代表人物。而“激进右派”则起源于对20世纪强硬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倾向于“积极的”行动的右派。“极右派”则与激进右派有类似之处,它也以反共为鲜明特征,但和激进右派不同的是,极右派在思考方式上表现出一种“偏执狂”的特点,它对所谓“阴谋”理论特别感兴趣,比如有的极右派分子如美国的约翰·伯奇协会(John Birch Society)成员居然相信50年代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是共产党的代理人,有的极右派则相信犹太人有一种统治全世界的阴谋。最后一种右派即“新右派”则主要是指反对二战之后凯恩斯主义和道德多元主义的右派。^①

显然,艾特维尔所划分的这五种右派是不够严密的,但是他毕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右派阵营的大致情况。而本书的研究对象,大致相当于艾特维尔所说的最后一类右派。因为,从时间和空间上来说,本书以研究二战后的美国右派为主,而从这批右派所持有的主张来看,大致不外乎奉行经济上的自由市场主义和道德上的权威主义,而这分别又是自由至上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的主张。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艾特维尔所说的最后一类后派,基本等同于自由至上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的结合体。

本书所探讨的主题是右派内部自由与权威的张力,而这种张力是被很多学者所观察到的(虽然他们并没有深入探讨这种张力)。如美国学者威廉·皮克斯曾对右派作过这样的界定,他认为右派的特征包含三点:1. 既定权威控制非理性的人是很重要的。2. 只有演化而来的制度才是可以接受的。3. 强调个人而不是社会的权利和需要,但如果这种权利和需要与宗教和国家相联系

^① *The Nature of the Right: European and American Politics and Political Thought since 1789*, Edited by Roger Eatwell and Noel O' Sullivan. pp. 63 ~ 75.

则例外。^①显然这里就存在张力，第一点和第三点应如何协调？再有，在第三点中，为什么“社会的权利和需要”一旦与“宗教和国家”相联系，就有了更高的价值呢？

而英国著名保守主义学者罗杰·斯克拉顿则对右派做了多达九点的定义，内容既包括了对习俗、传统、世袭原则、约定俗成的权利的尊重，又包括了对各种“基本自由”、个人作为反对集体的“不可替代的价值”、自由企业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信仰。斯克拉顿的这种“定义”的争议之处就更多，罗杰·艾特维尔就指出，在斯克拉顿的定义中，一些关键词的含义是模糊的，还有些方面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致力于权威和传统，和对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的强调之间显然存在着紧张关系。^②

事实上，在斯克拉顿所概括的右派的特征中，已经包含了传统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两方面的主张，而艾特维尔所指出的矛盾也正反映了这两个派别在理论上的深刻冲突。围绕这一矛盾，两个派别在学理上、历史上的纠葛构成了本书的主要内容。

还需说明的是，虽然本书的研究同时包含了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这两个派别，但更多的笔墨仍用在对保守主义的探讨上。本文很少单独讨论自由至上主义，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传统保守主义的一个参照系进行研究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本书的中心思想是探讨自由与权威这两个现代政治中重要价值的矛盾与张力，而保守主义比自由至上主义更能体现出这种张力的深刻性，自由至上主义是用一种清晰的话语来阐述它的核心思想的，那就是它毫不含糊地宣称它是一种以个人自由为根本出发点的学说，它对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一切观点都是从个人自由出发推演而来的，即使它常被人们视为一种危险的观点，自由至上主义也不隐藏自己的主张。因此就本文想要探讨的主题而言，它所能探讨的余地是比较小的；而保守主义则不然，虽然它归根结底是一种以权威为核心的思想形态，但在很多时候，保守主义者却宣称他们的观点也能有效地捍卫自由，为了达到自由与权威得兼的目的，保守主义者在理论上进行了一系列论证，这其中就产生了许多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

① *The Nature of the Right: European and American Politics and Political Thought since 1789*, Edited by Roger Eatwell and Noel O' Sullivan. p. 47.

② *Ibid*, pp. 47 ~ 48.

因此，本书将分两个层面来探讨右派内部自由与权威的张力：一是右派的两大派别即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间的张力，二是保守主义内部自由与权威的张力，这两个方面又是有关联的，正因为保守主义凭借自身的资源难以协调好自由与权威，因此它不得不引入自由至上主义的助力。在历史上，由于各个时期具体情况不同，保守主义与自由至上主义间的关系屡有变动，但无论二者是合作还是冲突，有关这些合作和冲突的记载都为我们深刻认识现代政治中自由与权威复杂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入口。

二、研究状况

A. 国外的研究状况

如果我们广泛收集有关“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的著作，会发现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现象：自由至上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几乎都发表过言论，否认二者属于一个派别，并且指责对方，但是在大部分有关保守主义的著作中，虽然也认为二者有分歧，却竭力将二者都归入到保守主义阵营。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在60年代时，以弗兰克·迈耶为代表的“联合论”（Fusionism）者，力图将二者统一为一体，他的学说至今仍对美国保守主义有深刻影响。正因此，在更多的时候，“保守主义”这个词是包含了自由至上主义的。比如，人们常常把强调自由市场作用的经济学称为“保守主义经济学”。就一般情况而言，如果人们将“保守主义”这个词用来指强调传统、权威的保守主义者和强调个人自由的自由至上者所组成的松散的共同体，是不会遭到反对的。著名的美国保守主义史研究专家乔治·纳什在1976年出版的名著《1945年以来的美国保守主义运动》中，就依据人们这个一般性的观念，将美国保守主义阵营分为“传统保守主义”（Traditionalist Conservatism）和强调自由优先的“自由至上保守主义”（Libertarian Conservatism），而纳什的这部书被认为是有关美国保守主义史的最重要的代表作。人们对该书的认可自然也包括了纳什这种分法的认可。可以说，自由至上主义像个“幽灵”徘徊在保守主义的周围。两种观点相去甚远，甚至相互敌视的政治学说，却被很多人划为一个阵营，这自然会引起我们的兴趣。

于是，就引出了本书想讨论的问题：在谈到保守主义的范围时，强调权

威的那部分人（即乔治·纳什所说的“传统保守主义者”）无疑是属于这个阵营的，但“自由至上主义”与保守主义阵营又是怎样一个关系呢？要透彻理解这一问题，我们就必须对有关保守主义的作品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作一个大致的整理。

首先来看看将两个派别截然分开的观点，持这一立场的是自由至上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哈耶克^①在《自由宪章》的后记《为什么我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中所做的说明了。他坚定不移地宣称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哈耶克认为，从本质上，他的“自由主义”立场与保守主义的立场是根本不同的。在哈耶克看来，保守主义有两个突出特征：偏爱权威和缺乏对经济力量的理解。这就是说，保守主义既不能捍卫个人自由，也不能捍卫市场经济。哈耶克认为，在保守主义看来，秩序是权威经常照管的结果。他还说：“只要强制和专断权力用于保守主义者认为是正确的目的，保守主义者不会去反对……像社会主义者一样，保守主义者认为自己有权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而这些都是自由至上主义最反对的，自由至上主义者相信秩序应建立在人们志愿联合的基础上，而专断权力是他们最深恶痛绝的。正因这个原因，纵观自由至上主义的发展史，他们的代表人物几乎都不承认自己属于保守主义的阵营，而强调自己属于自由主义阵营。二战前美国自由至上主义的代表人物阿尔伯特·杰伊·诺克（Albert Jay Nock）^②曾称自己是“激进主义者”、“个人主义者”、甚至“无政府主义

① 当然，很多人可能并不同意将哈耶克划为“自由至上主义”，哈耶克自己也认为“自由至上论”这个词“非常不具魅力”（见《自由宪章》，第589页，书中将Libertarian译为“自由意志论”），但哈耶克又承认拿不出更好的词来定义自己，虽然他自认为是自由主义者，但自由主义这个词在现代政治中已经不可能保持哈耶克所希望的那种含义。其实，无论是哈耶克、米塞斯和弗里德曼，他们的学说都是以个人自由为根本出发点的，因此称呼他们为“自由至上主义者”也是有理由的，有人就曾指出：“经济学理论家弗里德利·哈耶克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经常会发现他们被宣布为自由至上主义者，尽管‘自由市场主义者’可能是一个更为恰当的表述。”（见 *The Conservative Press in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 p. 305.）

② 诺克（1870或1872~1945）：美国自由至上主义作家、教育家，其学说对战后的自由至上主义影响极大。

者”，就是没有称自己为“保守主义者”。^① 20世纪中期著名的自由至上主义活动家弗兰克·乔多洛夫（Frank Chodorov）^② 说“我将给称我为保守主义的人当面一拳。”^③ 著名的自由至上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说：“我绝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在自由这个词的严格意义上，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总之，我将我的全部信仰都置于人类自由之上。”^④ 时至80年代，仍然有很多自由至上主义否认自己于保守主义的联系，詹·纳维森（Jan Narveson）认为自由至上主义是一种自由主义而非保守主义，其理由是自由至上论没有一种坚实的善的概念，正义在自由至上主义看来只与社会成员的偏好有关，而保守主义则坚持个人必须为了令人敬畏的目的而牺牲自我利益。^⑤

而另一方面，“传统保守主义者”也否认自由至上主义属于保守主义阵营，该派别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就认为，很多被划为“保守主义者”的学者是冒牌货，^⑥ 柯克与其采取了不合作的立场。他说：“‘自由至上保守主义’这个词就像‘穆斯林基督徒’或‘犹太纳粹分子’那样没有意义。”因此，“自由至上保守主义”一词在自由至上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中都是不被认可的。他们通常只说“自由至上主义”，而“保守主义”一词在他们那里实际上专指“传统保守主义”。

接下来，我们再来分析另一方面的情况，即认为两个派别同属一个阵营，但却忽略两派分歧的深刻性。在这方面所造成的误区似乎更为普遍，文献也更多。我们将对此作一较详细的考察。

在有关右派运动的著作中，有一类占很大的比例，那就是叙述这一运动

① Jerome L. Himmelstein, *To the Right: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1990, p. 26.

② 乔多洛夫（1887~1966）：美国自由至上主义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其思想核心为反战、反帝国主义、反罗斯福新政。

③ *The Conservative Press in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 Edited by Ronald Lora and William Henry Longton. Greenwood Press. 1999. p. 305.

④ *American Conservative Opinion Leaders*. Edited by Mark J. Rozell and James F. Pontuso. Westview Press, 1990. p. 155.

⑤ Jan Narveson; *The Libertarian Ide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Philadelphia, 1988, p. 8.

⑥ *Freedom and Virtue: the Conservative/Libertarian debate*. Edited by George W. Carey, Wilmington, Del, 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 1998, p. 181.

走向成功、不断扩展自身影响的著作。这方面的代表著作有古德菲里·霍奇森 (Godfrey Hodgson) 的《世界向右翻转—保守主义势力在美国的历史》(*The World Turned Right Side Up—A History of the Conservative Ascendancy in America*), 标题中的“保守主义”显然指传统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的结合体), 此书的书名实际上是借用了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约克城战役时美军在获胜时所唱的歌词“世界倒转过来”(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显而易见, 作者把右派在美国的成功比作了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格列高里·L. 施耐德 (Gregory L. Schneider) 的《保守主义的框架—YAF 和当代右派的兴起》(*Cadres for Conservatism: Young Americans for Freedom and the Rise of Contemporary Right*), 则是通过研究美国最著名的右派组织“美国青年争取自由”协会 (Young Americans for Freedom, 简称 YAF) 的发展过程, 来揭示右派在美国兴起的经历。仅从这些著作标题中的“兴起”、“向右转”、“重塑”等字眼就可以明白作者对右派的态度。不但如此, 右派学者还颇有和自由主义学者争夺地盘的意味, 他们中有很多人把研究方向转向了 20 世纪 60 年代这一通常是自由主义学者才感兴趣的“进步和混乱”的时代, 他们要证明 60 年代还有另一面, 即保守主义兴起的 60 年代, 在这方面的代表著作有约翰·A. 安德鲁 (John A. Andrew) 的《60 年代的另一面—YAF 和美国保守主义政治的兴起》(*The Other Side of Sixties: Young Americans for Freedom and the Rise of Conservative Politics*), 该书既是对 YAF 这一保守主义组织的专门研究, 又是为 60 年代“翻案”的一部作品。戴维·法伯 (David Farber) 和杰夫·洛奇 (Jeff Roche) 所编写的《保守的 60 年代》(*The Conservative Sixties*) 也是一部类似的作品。女历史学家丽莎·麦吉尔 (Lisa McGirr) 的《荒郊的勇士—美国新右派的起源》(*Suburban Warriors: the Origins of the New American Right*) 则从区域史的角度, 研究了六十年代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右派分子坚持政治斗争, 最后将里根送上加州州长宝座的过程。

上述对右派的研究主要以“外向型”为主, 即大多着眼于右派向外部不断扩展自己影响这一过程, 研究右派如何应对现代社会中种种挑战 (如道德放纵、国家权力膨胀等)。这种研究当然是很重要的, 但并非右派的全部, 对右派的研究还是一种思想的考察。而且, 这种“外向型”的研究最大的一个问题是, 它将传统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统统划入“保守主义”阵营, 对

二者之间深刻的矛盾视而不见。不可否认，在美国政治实践的历程中，传统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常常处于一个营垒中，但这不能成为忽略二者间深刻分歧的理由。而上述对右派“外向型”的研究却出于实际政治需要而力图淡化二者深刻的矛盾，人们在阅读这类作品时，常常会不自觉地对保守主义产生这样一个印象：保守主义是道德领域的权威主义和经济领域内自由放任二者成功的结合，却没有意识到这些作品中所说的“保守主义”包含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派别。

当然，在这些著作中，大多数学者还是承认，自由至上主义和保守主义间是有冲突的，并且保守主义内部自由与权威间是有张力的，但是他们并不把这种纷争看作与保守主义本质密切相关的一个现象。更没有分析出保守主义中自由与权威的微妙关系是造成自由至上主义与保守主义复杂关系的根本原因。在他们看来，两派的分歧是可以调和的，却没有意识到，只有深入地研究保守主义内部“自由”和“权威”之间的矛盾关系，才能对保守主义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把握。因此，他们在其著作中虽然一般都会提及保守主义与自由至上主义的关系，但大多着墨不多，即使有所提及，常常也是强调他们的合作多于冲突。如麦吉尔的《荒郊的勇士》一书在叙述加利福尼亚州南部“柑橘带”的“保守主义者”和“自由至上主义”的关系时，一方面举出了很多“自由至上主义”和“社会保守主义者”相冲突的事例，但另一方面却认为“社会保守主义者”和“自由至上主义”有足够多的共同基础，因此将二者整合成一个运动是完全可以的。但是麦吉尔却举不出充足的事例来说明她的观点（而二者对立的例子却不胜枚举），而只是单纯地从理论上分析，麦吉尔认为二者都反对自由主义的“利维坦”，都赞成一种客观的、确定的和有机的权威，都认为自由首先是“经济自由”，都反对自由主义的“平等主义”原则，并且，二者在历史观念上也有相同之处。^①但笔者将在论文中揭示麦吉尔的观点有很多地方是站不住脚的，“社会保守主义”绝不会认为自由首先是“经济自由”，并且二者的历史观也大相径庭。

杰罗姆·L. 西美尔施坦 (Jerome L. Himmelstein) 的《向右转——美国保

^① Lisa McGirr, *Suburban Warriors: The Origins of the New American Righ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63 ~ 166.

守主义的转变》一书认为经济自由至上主义、社会保守主义和军事反共主义是美国保守主义的三大要素。但是他却认为一个人可以是经济保守主义者（实为经济自由放任）而非社会保守主义者，反之亦然；一个人还可以同样在三个领域内都是保守主义者，或者在原则上在各个领域内都提倡保守主义，但在实践中进行妥协——比如，承认社会福利计划的“安全网”作用，对诸如流产等社会议题不予重视，或者与苏联进行裁军谈判。^①西美尔斯坦这部著作完全站在为保守主义的成功进行宣传的角度，他认为上述现象反映的不是保守主义的薄弱之处而恰恰是保守主义的优点，而完全忽视了这些现象正是由于保守主义这种思想形态无法有效地容纳自由这一重要的价值所造成的。正是上述这些现象，曾在60年代使得美国右派运动处于混乱状态，而这种大杂烩式的保守主义观极易为保守主义的反对者提供攻击的目标。

霍奇森的《世界向右翻转》也有类似情况，他首先认为，在50年代末期，美国保守主义知识界“深深地分裂了”，^②分成了保守主义者、自由至上主义和汇合了“无政府自由至上主义”和芝加哥学派经济观的“企业保守主义”（Business Conservatism）。可是，在霍奇森看来，各个派别的争论却是保守主义复兴的一个必要的准备阶段，而该书没有提及六十年代两派分裂的一些重大事件，如两派联合成立的组织——“美国青年争取自由”协会（YAF）的分裂。看来，霍奇森认为，在右派得势的这个大背景下，右派内部的裂痕似乎也成为一个促成右派运动复兴的积极因素了。

而格里高利·L·施耐德的《保守主义的框架——YAF和当代右派的兴起》则以较多的篇幅叙述了60年代在YAF内部传统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斗争和最后分裂的情况。但是，作者并没有由YAF的分裂而深入分析保守主义深层次矛盾。施耐德的观点是将这种分裂看作是YAF的策略错误所造成的，因为两派的成员都很年轻，不够成熟，不知道妥协。^③在写到60年代末YAF内

① Jerome L. Himmelstein, *To the Right: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1990. p. 14.

② Godfrey Hodgson, *The World Turned Right Side Up: A History of the Conservative Ascendancy in America*.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1. p. 83.

③ Gregory L. Schneider, *Cadres for conservatism: Young Americans for Freedom and the Rise of Contemporary Right*,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40.